

中国当代作家

ZHONGGUO DANGDAIZUOJIA
AIZHENGHUO DANGDAIZUOJIA
系 列

霍建

国 殇

穆斯林的葬礼 · 补天裂

未穿的红嫁衣 沉浮 · 红 尘 · 搏浪天涯

秦皇父子 · 听雨楼随笔 抚剑堂诗抄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 国 当 代 作 家

ZHONGGUO DANGDAIZUJIA

霍達

系 列

国 殇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殇 / 霍达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中国当代作家·霍达系列)

ISBN 978 - 7 - 02 - 007256 - 9

I . 国… II . 霍… III .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170 号

责任编辑:杨柳 装帧设计:刘静

责任校对:韩志慧 责任印制:李博

国 殇

霍 达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65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125 插页 4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02 - 007256 - 9 定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味略咸，野赫的面全许些品卦的卦卦灰，滚卦的式师模云气言，即某中其心卷毒，等不烧卷民卷谷，民卷一炎品卦的滚卦卦毒；邓科逃出卦大舜卦卦更一景致。李命(李许烈品卦的卦)震神的品卦的卦卦守玄辛丑卦，限亲品卦的滚卦卦正至三出卦辛卦卦卦卦，拟卦卦工逃出卦的卦卦从卦爻卦宗里闻。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

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即日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始志开革茹味滋味翰思晋朝，利如歌风中升平十子是世十二
整卧，闻空阔飞始音未浪首丁骨残，抒附学文外当国中，聚炎人聚
苗索碧千做，李思千善，吴东益率木苦，靴丰裹诗长主批一出寒派
即鞭味义教会并曲蹊聚，函内愁思尚富丰育具品朴的归咎。聚卦
升当国中善赤裸土更跃实一弃，师源始致气丁坐气，赫风木苦的
哀味亲聚曲学文外当国中长寒井坐致。平本味垂露的聚炎学文
帕中自断；置卦始要重育古土史学文外当弃，轴黄大重丁出始聚
，卦源出鲜缺漕不，太师想味大卦始帕墨丑普卦躬直一人食暗大
。占自鼓鼓

险始告卦课；既济向农的卦元多普障玄腊学文味会卦，天令
聚始学文；卦爻鼓日和鼓新圆味聚需曲普变，发式杜毒吓聚思卦
面全，相此。卦其卦名，连并容兼派腊学文卦名；财重臣受腊以承
事学文外当故，聚实卦健由来半十三滚卦排一卦土聚象缺聚采
重爻十脊峰，卦市卦困始首当故，卦卦工学文味普变，聚卦极，业
。义意帕要
民聚“聚卦为当国中“聚爻源出鲜缺宝央归卦，卦从一爻于基
转卦风，出寒聚聚来刈歌风中升平十子是世十二卦卦卦丛。卦从

兹，煩惱不斷舞？“悵苦”或煩憂不景舞風，是不寧二“詳苦”長身，細只，睥睨怕有干戚麗人醉晏“厭苦”。曲謳公狂意撫弄晏而，晏莫晏不晏，苦苦舞自戲晏主醉晏“詳苦”而，苦其惱棄太壯因，晏承醉板舞

。春訊寒寒，固不昭顯即春音音二。然“詳苦”苦，愁天而苦

半生，難自《中國當代作家·霍達系列》自序

蘇軾詞曰半生，求于毫苦虽然自，強主辛文辛十八首回。野語始矣自
蘇軾火攻玄味人張，首回然暮“青鬱，而然。”真百千醉早里众“丁亥
全國國學大師王國維謂：“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种之
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
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此等语言，真正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其实，不必特指“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世间凡人，只要是下功夫研究点儿什么的，无论卖豆腐的、种西瓜的、编蝈蝈笼子的、弹钢琴的、唱戏的、写文章的，对于自己所从事、所熟悉、所热爱的工作，其中的酸甜苦辣，必有深切的体会：若要出类拔萃，独树一帜，决非易事。人们要做好一件事，大都是从向往开始，如登高望远，对那遥遥可见的风景，充满无限的憧憬，这便是第一境。继而为之痴迷，苦苦追求，虽山重水复、万险千难也在所不惜，这便是第二境。许多人就在这第二境中停顿了，退却了，或者倒下了，吃尽跋涉之苦，却未曾尝到攀登之乐，因为他没有达到那风光无限的第三境。难就难在第三境，妙就妙在第三境，那是艰苦跋涉之后的突然发现，是长期积累之后的妙手偶得，是废纸三千之后的神来之笔。所谓“下笔似有神助”不过是自欺欺人，灵感来自作家自己，是冶炼了自身的天赋、智慧、阅历、学识和治学风格所浓缩的精华迸发的闪光裂变，可遇而不可求。一位前辈作家说过：“寻诗争似诗寻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句话，并且阐述自己的创作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并不是作品的主宰，文学创作是一个奇妙的‘互动’过程：你在‘寻’他，他也在‘寻’你。你为了寻找最佳的表现形式，‘众里寻他千百度’；而他好像是一件早已存在的、完整的、有生命的艺术品，等待着你的发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创作状态，对作者来说已不是苦行，而是艺术享受。”编辑在发稿

时，认为“苦行”二字不妥，问我是不是改为“苦刑”？我说不能改，这不是笔误，而是我刻意这么写的。“苦刑”是他人强加于你的刑罚，只能被动地承受，因此才深感其苦；而“苦行”是你主动地自找苦吃，虽苦而无怨，若“苦行僧”然。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我取后者。

写作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升华自我的过程。回首几十年文学生涯，自然是苦多于乐，大半时间都花在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然而，偶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顷刻间便抵消了所有的辛劳，所有的付出，由衷地感到今生不虚此行，庆幸我选择了文学，文学选择了我。

收在这部集子里的，是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个个都是当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耗去了我的一份心血和一段生命，重新翻检时，像抚摸着自己的儿女。现在，他们都长大了，再一次整齐地排列成阵，去面对我的读者。母亲是不愿意当众评价儿女的，那就把这个权利留给读者吧，也许你能够猜到，哪一个是我最钟爱的。

2008年12月6日写于抚剑堂书屋

未竟期不直一派朴，命奔于斯丁卦崩高，尊贞强亦直一卦卦。
“。丁者巽卦而卦具不正，士张然率贞，素志皆出)尊极装酥普又不尚入焯执师于食所啖国葬”：新星末怕章文
映土壤毋最凶大(长少水，丁限之断天育更，末“斧削”怕衣且翻腾
所啖由因(中国)长生无食所啖国葬，酥卦俱卦始又不进春长黄衣朴遇一尊育，重尊臣卦长卦暗于食
煮员举中丁长。争十卦要命表做人国全出命表怕于食所啖高申
”。颤鼠亦鲜于食所啖羊中冰卦，心颤卦
躬进登吕怕育，于食所啖怕想表卦，卦怕振永昇吴”打翻“卦

在我因病入院之前，编辑同志便要我写一篇评论霍达同志的报告文学《国殇》的一文章，我一听到“国殇”这两个字，就心惊肉跳！我准知道这一定是一位满含着热爱祖国和一腔冤愤之心的作者，用自己的笔浸着血泪写的。入院以前的我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经不起这种刺激，便搁了下来。三个星期以后，从医院回来，才把这篇文章以后能有权力处理的人，不会有时间来看它，看到它之后又“忙”得未必伤心！

但我想中国十亿人民之中，应该还有一些“关心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人们”。这些人虽然只是一些老百姓，一些“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但他们至少比我年轻一些，劲头大一些，也乐观一些。

《国殇》的作者，听说是一位女作家，虽没有同她见过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气，她把半边天撑下来了！我向她致敬！希望她一直坚持这样地写下去，至少我希望她不像我这个“多少事欲说还休”的老人！

《国殇》里那些为“国”而“殇”的知识分子，我一位也不认得，但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是活灵活现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不但科技界中有，社会科学界中也有，文艺界中也有，正如这篇文章里说的：“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共约六百万，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几十年，‘文革’过后(“文革”前头，还应该加上“反右”二字！冰心注)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荒芜、百废俱兴的时期，他们成为最可依靠的中坚力量，或曰‘中流

‘砥柱’，他们一直在超负荷、高消耗下疲于奔命，体质一直下降或未老先衰，或猝然死亡，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了。”

文章的末尾说：“我国知识分子的总收入尚不及普通劳动者（比起腰缠巨万的“倒爷”来，更有天渊之别了，冰心注）大约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待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都格外得到尊重，有着一般体力劳动者所不及的优厚待遇，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十年。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迫在眉睫。”

说“腾飞”是很乐观的话，长出翅膀的知识分子，有的已经折掉了，坠地了，有的已经飞走了，“外流”了。遂抢救遂何容易！

说一千，道一万，抢救知识分子的工作，还得知识分子自己来做，“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呼吁，请求，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有这个经验！——1988年9月1日急就

(此文原系冰心先生为《国殇》写的评论，发表于

1988年10月15日《文艺报》，并曾收入《霍达报告文学选》为代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序二 文学贵在画魂

——读霍达报告文学集

我而想言是离舞时，关于品卦暗狂已来音。话坐经土归
内巨数了音失齿颤，吟读。前半十章景风大，诗卦得卦才荒人煤
愧遵重阳登高一舞余宴来，《燕并毛公》与《入舞吴不舞》本原缘由
大概是在 1980 年冬天，我写过一篇文章《理解作家、人民和时代》，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真正人民的作家可以有各种荣誉称号：人民的代言人、思想家、革命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诗人，但归根到底，作家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立场和观点，有丰富的感情。他们生活在人民中间，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有他自己的感受，鲜明的爱憎，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喜人民之所喜，忧人民之所忧，然后他才能进行创作。

所谓创作中的灵感、冲动、激情、倾向性、真实性等等，无非是一个“情”字，对祖国、人民、革命事业、生活、工作，以至对家庭、朋友、恋人……有无真情。没有无情的作家。无情的人绝对做不了作家。没有丰富热烈的感情，怎么能有鲜明的爱憎？又怎么可能产生强烈的冲动与创作的欲望？这种感情来自作家对时代与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是在生活搏斗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并和他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所以研究作家，需要了解作家的感情甚至命运。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家及其作品。

这是我当时对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的一个期望。我原来也想在晚年把有限的时间都投进这个工作中。没有想到，我却始终是文学战线上的一名散兵游勇。我年逾古稀，从行政工作中退下来之后，时间和精力愈来愈少，读的作品不多，除了为很少数文学新人的作品写点短文，做个“啦啦队”队员，发出一点鼓舞性的呐喊之外，哪里能够去研究几个作家？又有什么年轻的作家愿意来和我们这些老

头儿(自然也有些难以改变的老观念)谈他们的感情和命运?因而,我无法实现自己要“研究”他们的愿望。我也不敢有什么奢望,以作家的知己或老师自居,指手画脚地发表高论。我宁愿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实事求是地说几句真话,谈点读后感,供作者与读者参考。何况来自各方面实际生活的广大读者,会有更多的人比我们更理解作家、理解作品。

以上这些话,看来与这部作品无关,但我确是有感而发。

我认识本书的作者,大约是在十年前。起初,她让我看了她写的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和《公子扶苏》,后来送给我一本她的电影剧本集。我也送给她一本主要是谈电影剧本创作的论文集。现在看来可笑,这无意中似乎说,她还得好好学习一下电影剧本创作的理论,或者说我还未承认她是电影剧作家——尽管当时并没有这种想法。

使我刮目相看的,是她在1986年秋发表的中篇小说《红尘》。说实话,我为作者用“京白”口语如此细腻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纯朴自然,清新可喜,立即在脑海里留下了几个难忘的悲剧形象,并且触发了我的职业病,觉得应该把它搬上银幕去——可惜,在“娱乐主体”论的大潮中成了梦想。

没有想到在1987年她又发表了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

这两部小说给我奠定了她作为小说家的形象。我欣赏作者着力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这种追求。这符合我简朴的审美观念:一部作品读完之后,留下几个难忘的形象——典型,就是读者最大的享受和幸运。

更没有想到霍达在出版了《穆斯林的葬礼》之后不久,又给我送来了报告文学集,激发了我更多的热泪,也引起我强烈的思考。然而,我却觉得无法对此书进行什么文学评论。

报告文学最大的特点是用事实说话,说真话,有真知灼见。如《国殇》、《民以食为天》,以大量的事实与数字所展示出来的问题,作者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带给人们的思考与激情……终究不是“创作”而是“事实”。我们应该感谢作者用慧眼从大量实际生活中去关注、发现、发掘出许多典型的事例,用生动的充满激情的文学去表现

这些事实,打动人的心!我也很难设想,有人读了这样的作品会漠然无动于衷?

由此,我产生一个联想:当代年轻的作家的确应该是多面手。一方面以一颗赤子之心,关注现实,既要看到我们已经开拓的新境界,获得巨大的新成就,也要正视我们目前继续迈进还有艰辛的征途,还有待付出更艰苦的劳动。

我们的文艺既不能只强调什么“娱乐人生”的功能,也不能强调什么脱离时代、生活和群众的“纯文学”。这实际上是为今后反映当代题材积累素材和资料,也是为自己写作反映过去的生活建立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只有立足于今天,才能更好地回顾历史,进行反思。只有正确地真正认识了今天的成就和不足,才能更清楚地真正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历史以现实作为一面镜子,相互对照,历史的原貌就更清楚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霍达这条路是走对了,她在小说和报告文学方面的双丰收,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这也不是说,作者的报告文学没有她自己的特点。除了敢于忧天下之忧,密切关注现实中的大事,显示一片爱国的热忱之外,她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长处,善于着力表现人物的个性与心理,以细腻生动的语言去表现这些人物的情感。也就是说,她在报告文学中也发挥了小说的特长。在《渔家傲》、《起步于黄帝陵前》、《弄潮大西洋》以及《吴冠中》等篇什中,不论是写基层领导干部、年轻一代的电影工作者、在大西洋开创中国远洋渔业的弄潮儿,还是名震海内外、独树一帜的老画家,我们都发现他们各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心理,却又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写出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魂!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勇于开拓,敢于创新,有胆有识,不愧是改革开放、“四化”建设的创业者!

作者在《吴冠中》这篇作品中说到吴冠中传给学生的一个“秘诀”:“艺术的生命在于画魂。”也讲到吴冠中特赞李可染的名言:“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因此,吴冠中的许多学生离开学校多年之后,仍然念念不忘老师,其原因就是:“他教给他们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穿透世界的眼睛和再造世界的头脑,而不仅仅是

一双熟练的手。”林狂了好入诗，默好歌歌出舞！从入坛叶，哭事逃好

我不知道这是吴冠中的原话，还是作者加以概括和归纳的语言。但我觉得，作者不论是写小说还是写报告文学，倒真是领悟并掌握了这个“秘诀”：“艺术的生命在于画魂。”《吴冠中》这篇报告文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既可以说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也可以说是一部形象生动、深切感人的小说。关键就在于画出了吴冠中的中国魂！林狂自然，题材不同，我们不能以《吴冠中》为例要求《万家忧乐》和《民以食为天》。可是《国殇》何尝不是一批英年早逝的中年知识分子令人悲伤又令人振奋的小传的汇集？

这也证明了，“文学是人学”的确是颠扑不破的规律。作家不写人，不关心人的命运，不画“魂”，不去发掘我们民族在振兴中华的伟大创业中一颗又一颗饱经坎坷而奋斗不息的美丽的心灵，不去满腔热情地歌颂这些可爱的中国魂，他从哪里去获得和创造真正的艺术生命？！

我真诚地祝愿霍达以及其他中青年作家，真正懂得艺术的生命在于画魂，多为我们来些画魂之作！此文原系荒煤先生为霍达报告文学集《万家忧乐》写的序言，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荒煤先生为霍达报告文学集《万家忧乐》写的序言，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告业始尚“卦四”，戴天革茹垦

“个一始生学命卦中跋吴臣新中品卦蠱爻《中跋吴》卦告书

“：吉辛始乘瓦李贊卦中跋吴臣新卦”。跋画于立命生尚朱芒”：“卦

告，武乡革离学开离生学爻卦中跋吴，此因”。跋音要祖，祖音贵

重录案朱芒一个一卦卦辞卦爻卦”。录熟因累其，神志亦不念念熟

录对对不面，跋夫卦界世卦再味都耶始果卦数衰；西末始贵宝景，要

目 录

序一 我呜咽着重新看完《国殇》	冰 心 (1)
序二 文学贵在画魂	荒 煤 (3)
绿叶的荣誉	(1)
起步于黄帝陵前	(12)
万家忧乐	(41)
渔家傲	(79)
小巷匹夫	(98)
国殇	(117)
民以食为天	(176)
吴冠中	(238)
白衣上校	(316)
仰雪词馆主	(332)
心中一片净土	(435)
真情绝唱	(456)
长岛人歌动地诗	(470)
王炳申与神奇的生物场效应医学	(492)

绿叶的荣誉

播种了爱，却从未想到收获。她，北京市红十字朝阳医院外科护士长、主管护理师、全国“三八”红旗手司堃范。那两鬓银丝，原来黑如墨染，是岁月的流水冲刷成洁白的。

她也有过青春妙龄，那时候真年轻，只有十八岁，苗条的身姿，娟秀的面庞，白皙的肤色，两汪秋水一样的眼睛。洁白的罩衫使她亭亭玉立，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玉簪或是百合，轻轻地，轻轻地，迈着悄无声息的脚步，一缕暗香飘进了病房。她那时就已经是护士了——天津“中央医院”的实习护士；但其实她还是学生——“河北医学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一年级新生，白罩衫短袖外边露出的校服灰袖标志着这一特殊身份。护士，不是毕业以后再实习，而是在实践中学习。刚刚学了三个月的基础护理知识，她就走进了病房，当一个护士使用了。她的第一个病人是个危在旦夕的肺结核患者。脸瘦得像一具骷髅，一动不动，两只大大的眼睛像已经死了的鱼，直愣愣地盯着她，那脸上，还残留着咯出的血迹。她仿佛站在地狱的门外，感到一阵恐惧，毛骨悚然。这个十八岁的少女还从来没有见过死人，虽然，她四

岁上死了父亲，九岁上又死了母亲，但是姐姐怕她幼小的心灵经不住死的刺激，没有让她看到父母的遗体。而现在，一个非亲非故的“死人”呈现在她的面前，还要她动手去摸，去擦，去……她害怕了。不，这不是太平间，而是病房；那个人没有死，他还活着。只要病人一息尚存，不管是大夫还是护士就没有后退的权利。她自己给自己壮胆，上前掀开了病人的被子，一股血腥气味扑鼻而来，一副骨瘦如柴的躯体呈现在她的面前。她努力回想着三个月来学习的功课，思考着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这还用问吗？她给病人洗脸，把那张骷髅一样的脸洗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污垢和血迹。她给病人做口腔护理，把自己的纤纤秀指伸进那死人般的嘴里，擦呀擦呀，六面都擦到。人的嘴，像一座洞府，一个房间，有六个面，都是护士打扫的范围。她给病人擦身，那每一块嶙峋的骨头都要触到，硌着她柔嫩的手掌，她觉得这双手在伸到棺材里摸索。她给病人换下血污的衣服、床单，换上一尘不染的新装。她把便盆伸到病人的胯下，给他接小便，尿液溅到她的手上，啊，这是十八岁少女的手，花瓣儿一样的手！她的脸红了。这位卧病在床的青年，他家里还有母亲吗？还有姐妹吗？即便是有，她们也未必能这么做吧？然而，这位素不相识的少女却做了。

他果然没有死，在死神面前挺过来了，病情渐渐有了好转。他能说话了，告诉她：他是清华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考上大学是多么不容易，这里凝聚着他一生的追求与理想，可是没有想到刚刚上了两年就倒下了，在他严重咯血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或者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可是，她，把他从坟墓中唤醒了。

这话说得太过分了吧？一个小护士没有这么大的神通，抢救你的，是大夫，是医疗技术，是药物啊！不，小护士过于低估自己的力量了，她没有把自己的无数琐碎繁杂、平淡无奇的劳动计算在内，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健康的人对另一个“人”、一个垂死的人的感召力计算在内。她大概没有读过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不知道一个由于饥饿、劳累、孤独而即将死去的人，面临着狼的挑战是怎样不可思议地获胜的，那是生的欲望，是人的勇气，是爱的力量！她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自己输出了

力量，输出了爱！三个月过去了，他完全恢复了健康，那一具垂死的“骷髅”重新变成了一个生龙活虎、英俊潇洒的青年。“二十年后又是好汉”？不，用不了二十年，再造生命只用了三个月。

他该出院了。

他望着她，真诚地望着她，一双眼睛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哀伤：我多么愿意继续做你的病人！

愿意做病人？这真是天大的傻瓜！别说梦话了，走吧，你已经是个健康人了，医院的位子是给病人准备的！

他走了。临走之前，他胆怯地伸出手来，想握一握那双拯救了他的生命的手。小护士没有伸出手，十八岁少女的手，是不肯轻易让人握的！清华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默默地走了，回去上三年级去了，而护士学校的一年级新生还留在这里，继续实习，内科之后又到小儿科、妇产科……一路留下悄无声息的足迹。

也许，他后来又来到这里，看望她，寻找她，却没有找到她的踪影。她也走了，当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她参加了天津市第一批抗美援朝医疗队，冒着1950年冬季的狂风暴雨，出发了。戴着皮帽子，穿着棉军装、大皮靴，像一名战士，唱着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她没有跨过鸭绿江，每一名战士都有自己的岗位，她的岗位在后方医院。年轻的姑娘，不要以为你远离战场。战场就在你的身旁！什么是战争？战争，不仅是血与火的燃烧，还是善与恶的搏斗、爱与恨的交织、生与死的较量！

也许有不少经她护理过的战士像那个从病房重返教室的大学生一样，此后的多少年一直在打听她的下落，寻找她的踪迹，而在南来北往的人流中，却没有认出早已失去孩子气的她来，他们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也有人认出了她，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人行道上，她经常听到亲切的呼唤：“喔哟，这不是老护士长吗？我这条命，要不是……”接着便是一片感激和赞颂之词，甚至还拉着她的手，一定要她到家里去做客。这都是完全真诚的、发自肺腑的。而她，却报以歉意的微笑，